

台湾] 林今开著 薛晨曦 编选

画布背面的群像



I 25
262-C1

画布背面的群像

林今开 [台湾] 薛晨曦 编选

画布背面的群像
【台湾】林今开 著 薛晨曦 编选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375印张 2插页 178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4—348—9

I·312 (闽)/05 定价：3.10元

自序

我早年在台湾南北先后主持过两个画廊^①，不但开了风气之先，也着实训练自己看画的视线从直瞄进入透视。

通常人只看到画布的前面，涂着深浅不同的色彩和线条，可是画布的背面涂着更深厚的色彩，那才是血汗和泪水凝成的，而且大半都投射着一个或数个女人的影子，这背面的画景，独我看得见，且情形往往是如此：画家的“成名”光度越亮，她们的影子往往越浅淡，终至于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是画布背面斑斑的泪痕。画家们为求再突破，不断有新的作品出现，往往又有新的女人接着洒下她们的泪水，初洒下去的大都是喜悦的泪珠，然后转为悲凉——此情此景，只有我有特权看到，我自以为有责任把画布的背面向社会作适度节制的素描。几年以来，我陆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如今辑成此集，台湾尚未出版，竟由一向走快步的福建省“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倒是颇有意义的。

我在此特别声明两点：

一、我所谓“画布”是广义的，亦涵盖“帷幕”之意，此中包括棋艺家、京戏名伶等人物的幕后情景。

二、被选入这集子里的角色，无疑是相当出色的艺坛人物，但是有好多位我所敬爱的艺术家却不在内，因为，他们必须做我的“模特儿”，我才能着笔。一个画家移位为“模特儿”，不是简单的事；特别得有这份“缘”，这缘有的不期而有，有的久期

而无。不过，未列入的画友们，也不必高兴得太早，说不定，不久以后，我又弄出“画布的侧面”，“画布的下面”……等等没完没了的连续剧来。

此集隔海“分娩”，我得感谢两位得力的产婆：海峡文艺出版社李大刚先生、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薛晨曦老师。感到遗憾的，这回来不及请内子周碧瑟作“妻序”。（此刻她正穿越四川三峡）。在早几年里，她几乎陪着我走过每一名家画布的背面，一一替我作成纪录。自1985年她获得博士学位以后，更忙得无法再分劳分享这些。如今，我犹置身于“画布的背面”，仍在感念她。最后，我得感谢内人和小儿母子俩同意用他们的旧作为本集的跋子，使“画布的背面”色彩更加丰富。

林今开 谨识

1990、8、1

注①：作者于1962年负责高雄新闻报“文化服务中心画廊”；1972年主持台北市武昌街“中华艺廊”。

目 录

自序	1
●·林今开自画像	1
●·艺术家·经纪人·收藏者	3
——欧豪年、朱铭、柯傅风采录	
● 摄影怪杰	
·柯锡杰赤裸三十年	17
·柯锡杰的初恋	34
·奇人有奇症	38
·横扫加州二狂士	44
——摄影家李小镜、柯锡杰拍摄实录①	
·洛杉矶攻击令	53
——摄影家李小镜、柯锡杰拍摄实录②	
●·我画刘国松	59
● 假画奇案	
·艺坛隐形人现形记	64
——王三庆的“黑”“白”之道	
·拿出证据来了!	85
——论国宾饭店《夜宴图》双胞胎疑案	
·再拿出证据来!	99
——从清朝“杜蚬苗”官司谈国宾《夜宴图》之判决	
●·席德进的算术	109
●·国画圣殿下的小悟空——李安成	113
	1

● · 阿宝这个“土”人	119
● · 素人艺术家——林渊传奇	128
● · 以艺术为宗教的美学家	
· 顾献樑与第一届《防癌海报展》	155
· 绝句巧对竟成谶	161
● · 制墓碑的陶艺家——连宝猜	165
● · 棋王的钮扣	170
——周威亨和他一家人	
● · 台湾国剧奇伶	184
——笑话百出的罗妙莲	
● · 行将绝灭的台湾皮影戏	198
——记三奶村东华皮影戏团	
● · 艺贼情深	203
——小F的故事	
跋一：乐谈我的“傻丈夫”	周碧瑟 209
跋二：哎哟，我的爸！	林紫平 216
附录：“画布背面”的“连台好戏”	薛晨曦 219

· 心灵焦点，凝聚于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林今开自画像

先画自己的轮廓，两侧对比极强：一侧是朦胧糊涂；另一侧是清晰精细。那糊涂处，令人叫绝；精细处，令人难堪。我能熟记古远名人的生日忌辰，现下时人的汽车号码，却常忘掉自己和亲人，说我假糊涂倒满像！

借孟子的话作个素描：“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我能记某些人的汽车号码，甚至留意到车胎上的沾泥，此乃秋毫之末也；至于我老穿错别人的鞋子，走错自己的家门，乃不见舆薪也。人世原无绝对糊涂与精细的人，乃随心灵焦点而推移，焦距以内则明，以外则昧，扩散而兼顾秋毫与舆薪，固无不可；凝聚于一，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暗合我本名的出处。

我善忘我，故能常乐，也使一家人都乐，但吾家也有代沟，不过是一种倒钩（沟）。我儿女自幼失母，中矩中规，早熟老成，独我狂放不羁，醉心现代，神驰未来。在这倒“钩”上，看我儿女都好老气，我每进幼稚园，听那“儿”歌，看那“儿”戏，亦如置身于小“老人国”。

既有“倒钩”，儿女难免为我操心。我爱爬树，不管这树种在马路边或校门口，照爬上去，可怜我的老儿子背着书包在树下

摇头叹气。女儿16岁生日，我送她一份礼物：一册“女儿经”和一瓶避孕药，并附贺卡：“女儿，不得已，才用之。生日快乐。”我是个糊涂爸，也是负责任的父亲。

一生不贪，凡百止于浅尝，连求爱，也求女人给我一丝丝的长爱；唯求学太贪，所学过于芜杂，一无是处，反招灾害。曾因研读马克思论著而被疑为左倾；又因读佛经、圣经、可兰经、三民主义而被视为右倾。我身为基督徒，却也欣赏各种神庙，因而被列为叛教徒。可是，我依然走自己的路，决未为风吹草动、狼嚎鬼叫所阻吓，每次仆倒，都再爬起来。

一生中，只有过一次老的经验。约10年前，我参加高雄8千人摇滚乐大会，全场人浪滚腾，尽是少年头；华发中年，唯我一身，刹时间，我仿佛长出银须3千丈。

一生中，对我受益最深的事，莫过于身历一次大海难和两次大空难，有如三度把我投入高热炉中燃烧重铸。

一生中，对我受益最深者，莫过于哲学大师方东美教授和美学启蒙师顾献樑教授。当我重铸时，蒙二师时加教海匡正，终于使我成了我。

此生足矣！如果硬要我道出还有什么愿望，但愿我小儿子将来能为我生一个超越他时代的孙儿，好把我从“倒钩”上放下来！

——刊于1981年5月22日《联合报》

在人们心目中，艺术家和收藏家都算是

风雅之士，那么，夹在中间的经纪人呢？

艺术家·经纪人·收藏者

——欧豪年、朱铭、柯傅风采录

在一般人心目中，艺术家和收藏家都算是风雅之士，夹在中间的经纪人低了一大截，其实呢，一个真正的艺术经纪人需要的学问可大，非一般掮客可比。

艺术家和收藏者之间有一段距离，藉经纪人而脉络相连。现在，我叙述几段往事，其中情节多与此三者密密关连，我欣赏此中情趣，实不下于欣赏其艺品，新年已近，愿以此与大家共享。

古画重逢心如割

1972年4月5日，一个壮丽的“现代中国巨匠展”在日本名古屋中日新闻大楼揭幕，有马寿华等30位画人的精品参加展出。胡克敏、喻仲林、欧豪年夫妇等4画人应邀往日本，在展览中同时举办中国字画评鉴会，由胡克敏、欧豪年主鉴，喻仲林辅鉴，而由一手筹办此“巨匠”展的经纪人柯傅担任翻译。巨匠展的阵容壮大，作品极精，再加上场中有字画的评鉴示范，是一项学术性的功夫表演，因此，日本雅人名士都很郑重其事，不是披上一袭西式燕尾服，就是穿着古式日本和服、双手捧着字画，毕恭毕敬地排

队等着求鉴。

坐在评鉴席上，欧豪年那一身书香味、儒雅气，已足令人敬重，加上他博学多闻，记性超人，眼力锐敏，每接下一幅字画，大半只轻揭少许，稍窥一眼，即下评鉴，语极中肯真切，对于原作者的时代背景，家世渊源，更是如数家珍，使得在场日本人个个佩服倒地。

碰上了假画的，他只简截地叮咛着：

“这画的年代很久，值得好好保存。”

“这是一幅名画吗？”日本人却爱这么问。

“名画多赝品，无名画却多真迹。”他淡然地回答着。

谁都知道，流散在日本各地的中国字画，九成以上都是当年日军侵华劫掠的赃物，如今，聚于一堂，由欧豪年一一揭开，在场中日两方人士的感觉很不一样，日本人闻到的是一股宝气，而中国人嗅到的是强烈的血腥味。对中国字画之敏感如欧豪年等双目一触，心中不由地冒出烟火来，频频地闪出一片残垣断壁的景气，隐约地听到呼天喊地的惨声，评鉴者忍痛在心中，而神色不改，都能冷静地用纯学术的眼光，完成了每一件评鉴的工作。

新闻大楼的隔壁是中村百货公司，附设一家画廊正举办“日本名家画展”。有一天，欧豪年由柯傅陪着去参观，在画廊上看到了桥本观雪的作品，欧豪年很中意其中一幅“猴子”，就问柯傅标价多少。柯傅匆匆一瞥，回答道：“370万日元。”

“买下来！”欧豪年说。

虽然日本百货公司是言不二价，但珍贵品的价钱还是可以商量的，柯傅就到美术部跟经理一谈，方知看走了眼，少了个零，竟是3700万日元。

他转过身去重报价钱，准备给欧豪年吓个一跳，怎知他若无其事，还是那口气：“买下来！”

柯傅拍拍口袋说：“对不起，我身上带的钱不够。”

从这时候起，柯傅才知道：欧豪年要钱像个土匪，花钱像个寨主。

画买不成，再往前看，这时，美术部经理追随而至，很恭敬地求问欧先生对这几十幅名家作品观感如何。

欧豪年顺手指着身边两幅竹内栖凤的画说：“这两幅小品都是假的。”

“确实有人怀疑过。”美术部经理说：“但是，曾经日本绘画鉴定会评鉴过，认定这是竹内栖凤先生早期的作品。”

“我看不是。”豪年说，“名家不会画这种画，画这种画的也出不了名。”一语击中，于是，日本经理当场宣布：把这两幅画立即卸下来……

妇人之见难忘怀

这时候，柯傅的心魂突然从名古屋飘回高雄来。那是二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柯锡杰还未出山。萧维孚、王修之和他三个人在高雄玩摄影算是顶尖人物了，有一天，三人同坐在高雄华园饭店咖啡座上，商讨高雄摄影协会会务事宜，背后不远处，有一对女人正轻声细语着，却被柯傅偷听到。

“喂，前面那三个人好面熟，是谁呀？”

“拍相片的呀！你还不认识？”

柯傅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萧维孚、王修之两位摄影师在高雄人心目中是“拍相片的”，正如他自己出身于日本金泽大学建筑系，在高雄执业堂堂的建筑师，常常见到高雄人指指点点的说：“这个人是盖房子的。”听起来，不免心酸，但却否认不得，王修之、萧维孚是拍相片的，他也确实是盖房子的呀！

柯傅这个人在台湾建筑界也算是顶尖人物，可是，他性好不务正业，喜爱寻求刺激的事做，他早年原学画，却进了建筑系，当了建筑师，有了两个钱，却嫌不够刺激，不安于正业，于是兼当名家画人的经理人，筹办各种别开生面的展览会，轰动日本，使台湾许多名家的画，在短短几年中，行情上涨了数十倍。他做经纪人有个铁定不变的原则，由他经销的作品，其功力一定要一次比一次进步，当然价格也随而看好，唯有如此，他才对得起收藏人。柯傅认为追求较高的价格原是作家正常的心理，不过，如果作品毫不长进，而硬要开大口，则无异于强盗行径。他很乐意以他所经营建筑业的时间，去换取天才者的创作时间，因此，跟他合作的艺术家脚步慢了，其进度抵不上他的建筑利益，他就毫不留情予以放弃，这是他所必须精打细算处。他定了一个基数，所经销的作品，必须追随房地产的涨幅，使收藏他经销的作品者成为安全的投资人，而又免于税捐的负担。

虽然柯傅在字画的市场上，有如此呼风唤雨的力量，可是在名古屋评鉴会以前，他对画人的看法却如高雄华园饭店里那两个庸俗女人看摄影家的心眼完全一样，他一直只把欧豪年之流都看作“画画的”，在名古屋评鉴会之后，他才认定欧豪年等人的学问不仅止于“画画的”。

不久之后，日本政府宣布桥本观雪作品列为日本国家文化财之一，那幅“猴子”已属无价之宝，难怪欧豪年一直埋怨柯傅没把它买下来。

这一观念的改变，突破了我国艺术家与经纪人的关系。

名画贵贱一夕间

当年所以择定日本名古屋、奈良、金泽三地首先举行巨匠展，由于这三个古城是日本所谓“城下町”——皇帝“脚下城”

的意思，文化基础极为深厚，只要巨匠展览打下这三个古城，其他各地则势如破竹，当然此乃出于柯傅的谋略。

同年4月16日，到了金泽，在名铁丸越百货公司举办展览兼评鉴，又是一番热闹。当日黄昏时分，来了一个很邈邈的日本青年，脚穿木屐，执着画轴，一边口哼小调，一边用画轴按节奏拍着左手，吊儿郎当地走进会场，那样子和会场中高雅人士形成极强烈的对比，有如在一个宫廷人物场景中，突然出现一个小丑角。

一经介绍，这青年原是北陆新闻社记者，那就不足为怪了。这是一家日本左派报纸，连记者样子也显得这么左气。他把那幅画轴朝桌上一丢，说道：“帮我看一看。”

欧豪年才揭开一角，两眼发亮，一声不响，递给胡克敏；胡老一瞧也愣住，又传给喻仲林，三人相觑，同声一叹。终由欧豪年评鉴道：

“这一幅‘花卉’是难得的名画，明末清初四王吴恽之一——恽寿平的佳作，恽寿平武进人，号南田，公元1633—1690……”

“这幅画值多少钱？”那记者抢着问。

柯傅拿起“名画年鉴”，一查恽寿平，其作品已被日本政府列入国家文化财之一，柯傅于是向他伸出三个指头。

“30万呀！”记者双眼睁得好大。

“你太看不起这幅画！”

“难道——300万元？”

“再加个零。”

“3000万元？”

柯傅向他点点头。

他呆住了，许久许久说不出话来。“真的吗？——我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求您替我保管一个晚上好吗？我，我不敢带回

去……”

“对不起，这样贵重的东西，我们不敢代管。”

他于是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幅画，挺胸正步走出画廊，不再哼小调，也不打拍子，似乎显得不那么左了。

第二天清早，画廊刚开门不久，由那位北陆新闻社记者带路，拥进来一大群报社和电视台记者，照明灯凝聚在评鉴席上，作了集体特写访问之后，继由欧豪年向北陆记者提出一个问题：

“请问贵报记者保存这幅名画有多少年了？”

“不久前，在本地地摊上买来的。”

“多少钱？”

“1万日元。”

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接受这个数字，无不频频摇头。

“这几年，红卫兵在中国大陆向知识分子家宅进行大抄家，将劫得书画整批卖给日本商人，”北陆记者说明，“当这批书画运抵日本码头，摆在地摊上一堆一堆地卖，我看这幅花卉画得蛮可爱，就花一万元买了下来，没想到竟中了‘奖’。”

在强烈照明灯下，在数不清摄影镜头下，几位中国画家听了记者道出缘由，真想相抱痛哭一场，可是，哭不得，只好强作欢颜以对……

向来登不上台湾动态的日本左派报纸和电视，第二天都争相报导巨匠展和评鉴会。

助残求砖不求玉

同年4月20日，柯傅在奈良文化会馆筹办欧豪年、朱慕兰夫妇画展，在那里同时有三个单位的展览，除欧、朱之展外，还有东川秀的“人形”师生展和残障儿童作品展。柯傅不免抽空陪欧

豪年夫妇去参观馆中其他展览。他们先接受了东川秀先生赠送一个绣球，即以一册欧豪年画集酬答之。继至残障儿童作品展览会，看到一个8岁残童的雕塑品，十分可爱，就向文化会馆田中馆长探询价钱，田中馆长表示：残障儿童作品全为非卖品；既承雅爱，可以奉送。柯傅收下这礼物，即与欧豪年夫妇商量，决定捐款30万日元作为奈良残障儿童协会基金，以为酬答，不料，田中馆长断然加以拒绝。

“为什么？”

“数目过高。”田中答。

“养教残障儿童工作，任务至为艰巨，而且来日方长，区区30万元，何多之有？”

“三位先生，且慢见怪。”田中馆长拱手躬身，细说原由，“中国有句名言：‘抛砖引玉’，敝地残障儿童协会亦能体会此意，因此，筹募基金，坚持求砖不求玉。大凡社会福利事业，贵在全体国民，共同献出爱心，集砖而成城，共护残童。今日贵宾光临，给敝国残童莫大的鼓励，至感荣幸，复承慨捐基金，感激莫名，惟数额过高，他日后继者必感为难，我若受之，反使残苗断生机，想非三位先生远道而来之所愿，尚祈多加谅解为幸！”

田中说这番话，谁听了都没有法子招架的。辩才之强如柯傅也只好俯首称是了。经几番商量，谈妥以3万日元为度。柯傅乃用一封精致纸袋装着，平放在一只上好的瓷盆上，恭恭敬敬捧过去，田中馆长欢欢喜喜地收下。

事先确实一点不知道，原来这残障儿童作品展是日本“每日新闻”主办的，欧豪年夫妇慨捐助残的事，一经传出，向来不登载台湾好事的“每日新闻”竟派记者专访，隔日竟在重要版面上用显著地位介绍台湾画家欧氏夫妇及作品。

在金泽，先是由左派的北陆新闻社记者引发，继在奈良，又

由左派大报“每日新闻”领先刊登台湾画人的新闻报导。我方每逢到什么重要大事，都费九牛二虎之力，却很难在这些左派报纸上占一小角；而柯傅不费吹灰之力，竟能水到而渠成。为了这两件事，台日两方人士对柯傅这个人更觉莫测高深，甚至认为那是他事先精心安排、设计导演出来的连场好戏，以迎合日本大众传播的嗜好。事实上，这两回事，都是柯傅“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他平素表现太精明了，而且把“精明”刻在他的额角上，叫人敬而生畏。纵使他是全然无心的，甚至一时糊涂做出来的事，人家也都看做他的招数之一，这是他一生占尽便宜，也最吃亏之处。

李鸿章英灵感应

1978年元月，欧豪年、朱铭在东京中央美术馆分别举行个展，和经纪人柯傅同住进日本大仓饭店，这是各国外交官下榻之所，极尽豪华舒适，进入房间，就见到台上放着一面牌子，写道：“有关台端安全问题与新闻记者之困扰，本馆已作万全的安排，敬请安心休息。”

在这家旅馆餐厅进出的客人，无不披上正式的礼服，尤其日本当地绅士，更是慎重其事，一举一动，恭敬有礼。这日，餐厅上，突然出现三位很突出的人物，一位是披着一袭中国长袍的欧豪年，气宇不凡，风度潇洒，颇受人瞩目；还有两位是穿着功夫装的朱铭和青年装的柯傅，大家只把他俩当作欧豪年的保镖，心中也都释然。

这是一个高级的自助餐会，欧豪年先端起盆子，巡行长桌一周，偏偏看上了两道菜：一道是龙虾，另一道是烟鳙鱼。这两道菜按台湾俗话来说，是“吃雅不吃饱”的，尤其是日本雅人仕女进入这种餐厅之前，必先在自家填饱了肚子，到了餐厅，无不显